

微信秒回时代的远与近

韩浩月

从2021年到2023年,我与好朋友、书评人绿茶,写了时间跨度近三年的信。最近,这些信由出版社以《村郊通信》为名结集出版,不少朋友们读后给的第一反应是:这年头,还真有人通过写信的方式交流。

我们写的信,不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,也不是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文档,而是一笔一画写在纸张上的信。笔,用的是软笔或钢笔、圆珠笔。纸,用的是竖格信笺、日记本、酒店留言簿。每封信的字数,长则三四千字,短则千余字。

犹记写第一封信时,从落笔时的新鲜感,到第二段开始后的提笔忘字,再到写完一页纸后的手腕酸痛,才发觉写信是个辛苦活儿。写完一封信,需要两三个小时,但完成后,把散放在书桌上的信笺按照顺序叠放在一起的时候,心里还是蛮有愉悦感的。

书信曾贯穿我整个青年时代。上世纪90年代时,我给电台写文章,主持人有时会留下作者的通信地址,因此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。我那时坚持每封必回的原则,回信是晚上在电灯下“点灯熬油”般地回,邮票是整版整版地买,投寄是一摞摞地往

邮筒里塞……如此反复,那些年写的信,字数恐怕得以几十万或上百万字计算。

即便在2000年后电子邮件逐渐普及,互联网应用层出不穷的时候,我还是坚持了写信的习惯,但数量已经和过去不在一个层级,只是给少数家乡的朋友以及远方的朋友写。究竟什么时候开始,书信彻底退出了我的生活?这已经不好查证了,但有一点可以确认,在MSN和QQ时代,写信寄信的行为还是存在的,但在微信普及后,写信便彻底退出了我的生活。

在重新拿起笔与绿茶兄进行“村郊通信”时,我已经多年不写信。但一提起笔,与写信相关的往事碎片便纷至沓来,写信的肌肉记忆,开头与结尾的习惯,内容的主要表达,都和过去没有太大差别,无非是写日常生活细节:读的书、看的电影、家里孩子的情况、阳台上的猫调皮、去哪儿旅行了等等。如果只是口头讲讲,显得有些俗常,但通过笔落到纸上,便有些意味,放了几年后再读,竟沉浸其中,一本书一夜之间从头翻到尾。这大概就是书信的魅力,无论在信中写了什么内容,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,都会为之

镀上一层怀旧的暖色。

有了微信,想要找到一个人太容易了。同样,想要快速实现互动,更加容易,无论人在天涯还是海角,收到一条信息,完全可以做到秒回。就信息传递来看,这是好事,但当这样的好事变得习以为常,甚至被这样的交流方式“绑架”以后,不少人都觉得被某种焦虑所掌控,因为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慢下来了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,才会恍然发觉写信的好处来。写信,可以慢慢地写,停停写写,写完了寄出,等待对方有空了,也同样慢慢地回信。这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,有时要等两三天,有时要等一两周。在这段时间里,大家各忙各的,直到收到回信,才想起纸上的交流。这样的交流方式,仿佛构建出一个既与现实生活有联系、又相对独立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,人会得到休息,内心会拥有一种安静,转身再面对生活的忙碌的时候,也就不那么浮躁了。

微信可以秒回的时候,每个人都是很近的。但是,写信,无形中将我们推远了。只是,这样的远,不是坏事,而是给我们自己,也给其他人留下了一个距离和空间。很多时候,适当的远,是一种浪漫;适当的等待,能培养期望;适当地对生活进行观察与提炼,能滋生热爱。这个道理,以前很多人都懂,现在也懂,只是很难做到了。

星期文库

文玩器物之二

空竹：抖出来的民间绝技

赵华

空竹,古称胡敲、空钟、空箏,俗称嗡子、响铃、转铃、闷葫芦、风葫芦等,是我国民间传统的玩具。

明代已有关于空竹的明确记载。明·刘侗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中收录童谣云:“杨柳儿活,抽陀螺。杨柳儿青,放空钟。”空钟即空竹。清代已有空竹之名,抖空竹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娱乐活动。清·李虹若《朝市丛载》中说:“抖空竹,每逢庙集,以绳抖响,抛起数丈之高,仍以绳承接,演习各样身段。”还说:“狗熊傀儡互喧闹,汗粉淋漓跑旱船,抖起空竹入云表,千人仰面站沟沿。”

抖空竹,人的上肢要提、拉、盘、抖,下肢要跳、绕、落、蹬,腰部要扭、随,头部要俯仰、转动,眼睛要瞄准、追看,是一种手眼身法步协调配合的体育运动。抖空竹对于技法要求极高,从手法动作上看,有揉抖、抖身、叠掌、倒抖、扔抖、单指旋转、双指旋转等;从招式花样上看,有“鹞子翻身”“飞燕入云”“攀十字架”“猴爬竿”“扔高”等,尤其是“扔高”,抖空竹的高手能将空竹抛向空中达数丈,待其下落时再以抖线承接,准确无误,堪称一绝。

天津市武清六道口人屈文台制作的“刘海”风葫芦驰名海内外,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。民国初期,屈文台从武清移居天津市,在天后宫外张仙阁旁开设了“修竹斋”,从此以制售风葫芦为业。屈文台创制的风葫芦,用我国民间传说的“刘海戏金蟾”的图像做商标,故名“刘海”风葫芦。其选材精良,做工精细,坚固耐摔。它的“声眼”位置安排合理准确,竹哨深浅适度,声音响亮。双轴的由6响到38响,单轴的由3响到28响,响越多,声音就越高昂动听。据老人讲,卖货的时候,屈文台亲自解说并做示范,教授各种抖法,因而深受顾客欢迎。

抖空竹,不仅是民间的体育运动,还被杂技演员搬上了杂技舞台。文史家刘炎臣先生说,在20世纪20年代,杂技艺人王雨田和他的两个女儿王桂英、王葵英,把刘海风葫芦搬上杂耍舞台,节目叫“抖空竹”。她们在舞台上表演“向上空掷接”“相互传递”“绕绳扣”“大转身”“翻筋斗”等抖空竹绝技,深受观众赞赏。

如今,空竹已超越地域和娱乐的界限,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。那嗡嗡作响的竹哨声,仿佛是我们记忆中永不消散的乡音,诉说着民间工艺的精湛,也见证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。小小空竹,转动的是岁月,响起的却是深厚绵长的文化回响。

是减得恰到好处。

鲜花用加法借力打力,实现了以逸待劳,这加法用得巧妙;独叶草用减法摒除纷扰,换得一世清静,这减法用得高明。

可见,加与减既相生相克,也相辅相成,唯有运用得当,方能事半功倍。譬如鸿雁南飞,在翻越高山的紧要关头,会多抖几下翅膀、加几分力道,借势轻松越过高耸的峰峦;紫燕北归,在钻入低矮房檐时,则会轻泄三分力气、收几分势头,顺势滑入檐下筑巢。一个是精准的“加”,一个是巧妙的“减”,加得恰到好处,减得恰如其分。

人亦如此,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加减的抉择,关键看我们如何把握。若是一味累加负面情绪,生活只会愈发糟糕透顶;若是轻易减掉阳光心态,人生难免陷入彻底的昏暗。我们应当向自然界的动植物学习:减掉失落、沮丧与颓废,增添阳光、积极与乐观。长此以往,人生的长度会更长,宽度会更宽。

巧加与妙减

李永斌

事有正反,数有加减,放眼自然界,莫不如此。绿草低矮生长,树木高大挺拔。低矮的绿草深知自身柔弱,难以抵御强风骤雨,也明白高处不胜寒,于是主动放低姿态,甘愿匍匐地面,反而愈发生机勃勃。高大的树木根深干粗,唯有向上生长才能获取充足养分,于是铆足劲头,越长越高。你看,绿草懂得做减法,却意外延长了生命的长度;树木热衷于做加法,无意间竟挣脱了束缚的镣铐。

鲜花总是开得五颜六色,它们不甘于单一色调,偏爱浓墨重彩地舒展身姿。因为每增添一种颜色,便多一分招蜂引蝶的魅力——而蝴蝶,正是它们传宗接代的关键法宝。独叶草却恰恰相反。它一生只有一叶一花一果实,花叶皆为纯粹的翠绿,仅凭自身克隆复制便能延续生命。于是它主动减掉多余的枝叶,抹去复杂的色彩,装扮得朴素无华。这般减法,一来无需费心招蜂引蝶,二来也能避免外敌觊觎,实在



●雅舍谈艺

书山乱叠

厚圃

或许我天生就是好古、恋旧的书虫,从小就无端地向向着那种书山乱叠、灯如红豆的意境,那样清幽淡泊、纤尘不染的读书环境。

解决问题,需要弄清问题的根源,然后才能找准突破口,有的放矢,对症下药。

解决问题,需要讲究方式方法,不打无准备之仗,切忌犯盲目和草率的错误。方法正确,事半功倍。

遇到问题不推诿、不扯皮、不回避,秉持“我的问题我来解”的积极态度,勇于担当,那么无论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。

我的问题我来解

赵盛基

问题无处不在,是躲不过去的,而解决问题是发展的路径,前进的动力。善于解决问题,问题可迎刃而解;害怕解决问题,问题会堆积如山。

工作中,常常遇到问题。有的像座山,很难逾越;有的像团麻,缠绕着无数难解的小疙瘩;有的像烫手山芋,棘手,难以处理。

遇到大山,有的人能爬上去,有的人能绕过去,有的人则退回来;遇到麻团,有的人快刀斩乱麻,有的人耐心解疙瘩,有的人则无从下手;遇到烫手山芋,有的人趁热打铁,有的人冷静处理,有的人则选择逃避。